



“十二五”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

绿色中国

献给松汊岛的花

LU SE ZHONGGUO XIANG EI SONGXIDAO DE HUA



朱自强 主编 何卫青 著

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国家出版基金项目

“十二五”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



献给松汊岛的花

LIUSE ZHONGGUO XIANGGEI SONGXIDAO DE HUA

朱自强 主编 何卫青 著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献给松沙岛的花 / 何卫青著. —合肥: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2.3
(绿色中国 / 朱自强主编)
ISBN 978-7-5397-5542-7

I. ①献… II. ①何… III. 童话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8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022171 号

绿色中国·献给松沙岛的花

朱自强 主编 何卫青 著

出版人: 张克文 选题策划: 徐凤梅 姚 巍 责任编辑: 阮 征
责任校对: 郭 超 责任印制: 田 航 美术编辑: 仲朝锋
绘 图: 刘玉峰 薛 丹

出版发行: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<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>

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E-mail: ahse@yahoo.cn

(安徽省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邮政编码: 230071)

市场营销部电话: (0551)3533521(办公室) 3533531(传真)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本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)

印 制: 合肥华云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 680mm × 850mm 1/16 印张: 9.5 插页: 8 字数: 88 千字
版 次: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97-5542-7

定价: 12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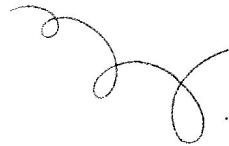


儿童文学的绿色之思

提笔为“绿色中国”丛书作序时，我的眼前浮现出毕加索的名画《格尔尼卡》。

在西班牙内战期间，应国民军政府总统佛朗哥的请求，希特勒于1937年4月26日，派飞机对西班牙的不设防小城市格尔尼卡进行了无差别的猛烈轰炸，造成平民的严重伤亡。身在巴黎的毕加索听到这一噩耗，愤然创作了巨幅壁画《格尔尼卡》，控诉法西斯的暴行。

在《格尔尼卡》中，毕加索并没有直接表现遭轰炸的格尔尼卡的凄惨情景，而是通过伸张手臂的妇人、受重伤的马、士兵雕像等耐人寻味的符号式表现，传达自己对战争的控诉。人们对《格尔尼卡》的内涵有很多不同的解释，而我最为关注的是它不使用任何彩色的黑白画面。毕加索在创作中有意识地拒绝了彩色。据说，毕加索在创作之初，曾经采用将着色的壁纸贴入画布这一实验





性手法,但是,最后又把那些壁纸撕了下来。毕加索的一位雕刻家朋友问他:“你为什么没有使用彩色?”毕加索回答:“因为彩色会意味着某种拯救。”可见,毕加索是在以无色彩的绘画表达自己的愤怒和绝望。

西班牙内战被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奏,在这个意义上,黑白画面的《格尔尼卡》也预言了人类社会陷入黑暗的那场噩梦。

毕加索创作《格尔尼卡》的过程已经明示出,在艺术创作中,色彩是情感、愿望乃至理念的一种表达。文学创作也是如此。梅特林克的《青鸟》,如儿童文学作家陈伯吹所说,其青色是希望的颜色。李商隐的“蓬山此去无多路,青鸟殷勤为探看”两句诗,其“青鸟”在我的眼里,也是希望之所在。

而我们赋予“绿色中国”这套原创儿童文学丛书的颜色是“绿色”。在我们的眼里,绿色是希望的颜色、生命的颜色、成长的颜色。我们对“绿色”的追求和呼唤具有特殊的现实指向——在我们的生活中,自然生态和心灵生态都因为物欲横流而惨遭破坏,绿意正在逐渐消失。

倡导绿色之思,对于儿童文学创作是一个切近的话题。我所理解的“绿色”包括了生态性。我认为,文学的生态主题包含三个层面:自然环境的生态性(包括自然生

态对人类生活的影响),人类社会生活的生态性(比如,游戏生活、身心“闲逛”的时间都是童年生活的生态性的表征,如果这些生活和时间被剥夺,童年的生态性就会遭受破坏),自然环境的生态性与人类社会生活的生态性之间的关系。在邀约作家们加入“绿色中国”丛书的创作时,我只是就此与他们做过一些沟通,在创作中如何表现,则全凭作家的个性理解和自由表达。因为文学创作是个体的思想与艺术形式相结合的劳作,不是“八股”式作文。如果说有相对硬性的要求,那就是本丛书收入的应该是幻想文学,在文体上,采用幻想小说或童话的创作手法。

应该说,选择幻想文学,也与我们对儿童成长的生态性思考有关。今天的孩子,被围困在充满功利主义的应试教育的栅栏里,面对的是潮水般涌来的书本里的那些灌输性“知识”,其结果将导致内心的想象世界越来越逼仄。儿童文学作家凯斯特纳说过:“儿童的理性可以在学校发展,儿童的身体也可以通过体育来锻炼,但是,可悲的是,儿童的心灵所拥有的第三种力量却被世间所无视,正受到严重损害。由于这一原因,人类社会长期以来存在着可怕的缺陷。由于不用而枯萎了的这第三种力量就是幻想力。大人们在另外的领域发挥着理智的作用,





可是，却因为幻想力的枯竭，使社会以及个人的生活失去了根基，而且还全然没有察觉。”激发、解放儿童的幻想力，是儿童教育的一个根本。我以为，其实现途径有两种：一是还给儿童以大自然和游戏中的身体生活，一是给儿童以张扬想象力、幻想力的幻想文学。我相信，对受着“知识灌输”压迫的儿童来说，幻想文学可以给他们以挣脱的力量。

总之，“绿色中国”丛书寄寓着我们对中国社会发展的—种期望，对中国的童年生态的—种理想。

当这篇简短的序言结束的时候，愿我们追求“绿色”生命状态的思绪还在无边地蔓延开去……

朱自强



第1章 星光星光,你来照我 /001

第2章 从前 /014

第3章 我唱一,谁对一 /022

第4章 走进一个故事 /03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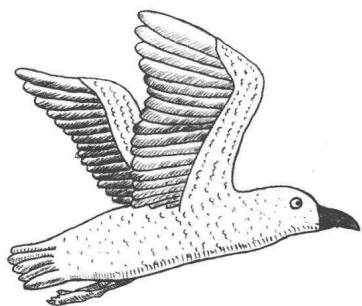
第5章 十二月 /047

第6章 树鸟葵下 /065



第7章 像一个寂静的梦 /076

第8章 家是一个奇怪的词 /086



第9章 漂流的树 /096

第10章 燃烧的葵花 /109

第11章 小树果 /122

第12章 献给松汐岛的花 /133



第①章

星光星光，你来照我

哑孩小树果在松汐岛出生、长大。常常有人说，掠水鸥的翅膀一张一合之间，就可以把松汐岛走个遍。在那些翱翔的鸟儿们眼中，这个孤零零的小岛就像一只漂浮在浩瀚大海上的绿花盘。绿，是因为小岛上的松树——各种各样的松树，高高低低，深浅不一。

但在这只花盘上，却没有一朵花，哪怕一朵小小的蒲公英花。小树果八岁了，长这么大，他还从未见过一朵真正的花。尽管他听说过不少花的名字，也看过不少花的图片，知道了这是花瓣、那是花蕊，但花究竟是啥东西？小树果一直很好奇，却从来不确定。

松汐岛远离大陆，常住居民只有小树果跟明老爹，可这是个热闹的小岛。岛的西岸，四五间高高低低的松木房

献给松汐岛的花





屋时时有炊烟、喧闹和低语飘出。只是每过十天半个月，房子里的人就会换一拨。这些人，有时候是深海的采贝人；有时候是远航渔船上的渔民，被无风的天气困住了行程；也有人自称是探险家，因为船上的储备不够了，想在松汐岛上种上一季的庄稼，为下一段航程准备充足的粮食。松汐岛气候宜人，土壤湿润，本该是种植作物的好地方。不过奇怪的是，即使是最不挑土壤的农作物种子，在松汐岛都拒绝发芽出苗。

等搁浅在沙滩上的船重新扬起帆，就到了告别时刻。“明老爹！”每次都有人一边解开拴在礁岩上的缆绳，一边喊，“明老爹，带上小树果跟我们走吧。”有一回，一个人笑着问：“明老爹，你还要当多久鲁滨孙啊？”小树果不知道鲁滨孙是谁，可他很害怕明老爹真的带自己离开松汐岛。好在松汐岛船来船往，松木房子里的人换了一拨又一拨，明老爹根本没有流露任何要离开的意思。

据说，松木房子最初是由明老爹盖起来的，可明老爹总是跟住在里面的“外来者”保持距离，冷淡地面对任何试图套近乎的人，更不允许有人动望丘上的松树，哪怕一枝一针。

松汐岛周围被一些不规则的沙坡环绕着，它们像一条花边蜿蜒镶嵌在岛的边缘上。花边在西面开了条宽口，



这是松汐岛的最低处，也是船只登陆小岛的埠口；花边的最高处在东边，实际上耸成一座山丘，这就是望丘。望丘朝海的一面陡峭成崖，一路奔荡而来的洋流在这里遇到了障碍，愤怒地拍打着崖壁，溅起大朵小朵的白色浪花，又呜咽着退下，再积势卷起新一轮的进攻。“轰轰哗哗”的声音日夜不停。

望丘上的松树，树围大都不超过小树果的胳膊一圈粗，但一层层轮廓分明的侧枝上，绿松针茂盛浓密，斜靠着生在笔直的黑褐色树干上，也足以把海风的狂躁势头减到最弱。

望丘挡住了海浪，松林挡住了海风，松汐岛的日子倒也平淡、宁静。

八月末的一天清晨，这平淡和宁静被打碎了。

这一天是小树果的八岁生日。他已经在西岸口的一棵松树上待了好几天，时时刻刻张望着海面。半个多月前，明老爹出去打鱼时说，这次一定采一朵海菊花回来，送给他做生日礼物。其实，打从小树果记事起，就记得明老爹一直尝试要在松汐岛种出花来。有时候，他出海并不是为了捕鱼，而是去收集花种子。他把那些花种子种在房前屋后，种在望丘的坡坡坎坎里。只是，这些种子一埋进



松汐岛的土壤里，就像消失了似的，别说开花了，就连一株小芽也没长出来过。不过，明老爹从没放弃。

松木房子里渐渐有了声响。船埠附近有一个缸口粗的环礁湖，有人正在拉昨晚张在那儿的渔网，似乎潮水带来了不少收获。

这会儿，海面上鬼魅似的迷雾还没有散开，松汐岛还笼罩在深浅不一的光影里。小树果趴在一根粗松枝上，有点担心地望着灰蒙蒙的天海，没有船的影子，没有帆篷的影子，只有远处影影绰绰几个雪白的点儿疾速地冲上冲下，在海面上无声地滑翔。

那是几只信天翁。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。小树果知道，信天翁喜欢狂风巨浪。航海的人，可不怎么愿意看到这种海鸟，因为一旦看到它，准没有好天气。

果然，直到晌午，才有一艘船漂漂荡荡地靠近了松汐岛。可这是明老爹的船吗？桅杆折断了，帆篷吹得不知去向，船舷被劈成了两片，船头上刻着的福女神也残缺不堪。船舱里，两个渔筐歪倒在一边，不少鱼虾还在一惊一乍地做最后的挣扎，湿漉漉的渔网黏着棕褐色的马尾藻，缩成一团堆在船尾，明老爹不在船上。

三三两两的人围了过来。明老爹，究竟漂去哪里了啊？



人们望着云雾渐渐散开的大海，一只只白色的信天翁掠过海面，冲向天空，越飞越高，越飞越远，直到消失在天海相遇的尽头。

小树果跳下海松树。人群里，议论声、叹息声，“嗡嗡嗡”“喳喳喳”。有人走过来揽住小树果的肩膀，还有人在他耳边轻言细语……但是这些，小树果都没听见、看见，他甩开人们的手，翻身爬进了船舱。折断的桅杆底座上，挂着明老爹那个羽毛状的蓝羽铃铛。微风拂过，蓝羽铃铛丁零作响。人们看到，羽毛尖上挂着一滴水，不知道那是小树果的泪珠，还是未被日光吸走的晨露。

一只灰白色的海鸥悄然落在小树果的肩头，是离朱。离朱是只奇怪的鸟儿。乍一眼看去，它跟别的海鸥没什么区别。灰白色的羽毛，棕褐色的嘴喙，“咕咕嘎嘎”地叫着在潮水退去后的黑礁岩间寻寻觅觅。有一回，明老爹在岸边修补渔具，小树果在沙滩上数这些饥饿的鸟儿，手儿指点着，心里默念着：“一只海鸥、两只海鸥、三只海鸥……”一边数，一边往半空中抛撒揉碎了的虾皮渣子。鸥





群“哗”地飞起来，又“哗”地落下去，那些虾皮渣子还没掉到水里，就落进了它们的嘴里。这个稍纵即逝的瞬间，让小树果既惊讶又觉得新鲜。

突然，“嗒”的一声，小树果的脸颊被鸟儿尖尖的嘴啄了一下，一只海鸥飞到他的肩膀上来了！一个像用手敲击破木头的声音在耳边响起：“我不叫海鸥！”

看到小树果吃惊地转过脸，这只海鸥赶忙仰起头，骄傲地朝向辽阔的大海，郑重地宣告：“我叫离朱！”

“离朱？”小树果不知道有这样一种鸟。他好奇的大眼睛直视着鸟儿自豪的小眼睛。的确呢！虽然看起来跟别的海鸥几乎一模一样，但仔细一看，它那看上去棕褐色的嘴喙其实是赤红色的。

“我当然是海鸥，可我不叫海鸥！”离朱像是猜中了小树果心头的疑惑，敲木头似的声音变得不耐烦起来，“咕，你叫小树果，他叫明老爹！我才不会说一只人、两只人呢！”

“噢——”小树果有点明白了。他伸手指指一只正张着翅膀在水面飞掠的海鸥，离朱漫不经心地望过去：“哦，那是贪吃鬼青耕！”声音里满是不屑。小树果怀疑青耕的声音是不是也这么“嗡嗡”的。只见青耕优雅地滑过水面，一对展翅在明媚的阳光下泛着青辉。

还有个头很小的，叫蛮蛮。它那纯白的羽毛，招人怜爱。离朱却“嘎”地哼了一声：“坏着呢！坏得很！别以为它那张小嘴乖巧，厉害着呢！去年冬天它啄死了罗罗！”

“唉！罗罗，可怜的罗罗！老实头！”

小树果觉得挺好玩，离朱知道每只海鸥的名字，知道自己和明老爹的名字，甚至知道松木房子里每个人的名字，还能听得见自己在心里默念的话。

每个人都不一样，每只鸟也是。

每个人都有名字，每只鸟也是。

不过，不管是优雅的青耕，还是野蛮的蛮蛮，一到傍晚，当最后一缕霞光消融进海天一线，都会和别的海鸥一起，躲进黑礁岩的巢里，唯独离朱不这样。

海鸥离朱喜欢松汐岛的树，喜欢望丘上的地婆婆。

所以，当满面泪水的小树果从明老爹那破损的船上跳下来，全然不顾周围人们不知所措的惊诧目光，转身朝望丘跑去时，离朱也跟了过去。它知道，小树果这是要去找地婆婆。有人叹着气：“这孩子吓傻了，唉，以后可怎么办啊！”离朱展开翅膀，倏地从那人眼前扇过，吓得那人往后退了好几步。

太阳高悬在望丘的崖顶。东面吹来的海风一层层掠过松树林浓密的针叶，仿佛海浪轻拍沙岸，“刷——





刷——”小树果的心空空落落的，好像饥饿的感觉紧紧包裹着他。他真想躺在地婆婆那儿，在满山的松香味里聆听她的吟唱。

地婆婆是小树果的秘密。

松木房子里的人不怎么上山，就算是没有明老爹的警示，他们也觉得那些松树里的树精是些调皮捣蛋、让人讨厌的家伙。他们还说，树精是不吉利的生灵，会吸走人的精气。小树果成天往山上跑，倒从没见过树精，有时候他还真希望遇上一两个呢！没准树精是和自己一样的小孩呢！

不过，小树果遇见了地婆婆。

地婆婆是一个长长的空树桩。不知道她曾经是一棵什么树，长在接近崖顶的一小片空坡上。树桩很粗，比望丘上任何一棵松树都粗。小树果觉得三四棵最粗的树围

